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十·渡淡海之冬

2026-09-22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十 淡海の冬を渡りて

辉夜姬来于地上十四年正月廿四。是日车轂颠簸，春寒。

往淡海，师匠道，本当过铃鹿峠，再向西北，可见一大湖，此乃日本第一湖。大湖者，世间所谓淡海，后世谓琵琶湖。然而师匠早察明敌料定我等西行，故于铃鹿峠设防。于是师匠决意绕行，自关之原抵淡海北岸之伊香郡，再设法渡湖，至西南之滋贺郡，可往飞鸟京。

自伊势北上以来，沿尾张川西支北上，后所谓揖斐川。东越不破关，师匠指道右：“此乃伊吹山。伊吹山曾与浅井山比高。”

我莞尔：“山亦有胜负心么。足高山、八岳，先后与富士山比高，触怒富士山而富士山击两山头，自此两山缩矮。月都亦如是，稍有不和，只知即讨伐之。”

师匠哂。“公主莫要嘲弄属下。从前‘即讨伐之’者，属下亦是其一。”

“师匠不在其列。”我佯嗔怒颊鼓腮。

琴音酣睡一旁，师匠轻抚兔耳，笑道：“多谢公主赦罪。”

北上以来，途中三人轮值，寢息各异其时。师匠丑正三刻作，酉初二刻息；我卯正三刻作，亥正一刻息；琴音午正三刻作，寅正三刻息。每日卯正觉时，先用早膳于车上，再于车上坐禅一时辰。巳正停车，琴音暂且眠车上，师匠下车指导我修习弓道。修习二时辰，琴音已觉，三人相伴，散步山中，伴我用午膳。一时辰又半，师匠自去车上入眠，由琴音指导剑道，二时辰后我入眠。师匠所述，今后当多习武才是。故而太刀和弓，每日操持。然而我本蓬莱之身，不老不死，亦不生胼胝。是故但感体倦神疲而已，并无痠痕。当时才生三月，即长成窈窕女子，习技亦倍于常人。琴音每每惊讶我剑道长进，暗自不胜赧然。

有七律：

北上关原越叠山，林深不见旧时湾。
云霞应有古人赏，松柏得无来者攀。
料峭微寒风破路，寂寥惨白月营圆。
挥弓驻马舞刀处，撝却前途寻渡艰。

传言伊吹山神曾败于素盞鸣尊，诞有一子。

至于伊香郡，修罢弓道，散步时见一湖。问师匠：“眼前湖泽未免狭隘，举目即望彼岸。果真日本第一湖么？”

师匠摆袖南挥：“此湖唤作‘伊香小江’，传言有天女着天之羽衣落于此。至于淡海，还在南方。”

我听闻相似境遇，不免好奇。望向一旁琴音：“天之羽衣，是月人来此间么？”

琴音打个寒颤：“类似故事或尝闻于月兔前辈。言八姐妹私自遁入地上嬉游，只归七人，最幼者不知所踪。旋即问罪七人。越三载末者始归，一并治罪。唯月兔间窃传，不知真伪……”

师匠叹气。“居然连月兔一并知晓。罪过罪过。”

我不解其意，问师匠。“到底何事相瞒？”

师匠凝望湖面。此时已是孟春，却又有寒意袭人。望湖水，更觉冷冽。我倚上师匠肩头。

倚师匠肩头，乍觉绷紧。然而与我肌肤相接，渐见缓和。于是师匠讲起此事本末。

“昔者月都不能自足，凡与地上往来理事，又皆仰天之羽衣济事。故天之羽衣管禁疏浅。有星路司官吏之女，与相识贵女七人，仗其父权柄，私窃天之羽衣，降来地上。

“时维伊香青柳芽吹。八女化作白鹅，来伊香，见小江，相道欲沐浴水中，遂解衣挂于柳上。”

师匠抬手一指。“柳在彼处。”

“有地上男名伊香刀美，命白犬啗末女之羽衣。末女独不能归，滞地上三年，诞二男二女。一日乘伊香刀美醉势，诱知天之羽衣所匿，乘风归去。

“八人去而七人归，不久诳谎无以继。月由美亲审此案，悉数处刑。末女归来时，斩立决。”

我喟叹。“何以至于此。”

“彼时。”师匠转而望我。“月都惧与地上混同。尔后月都律法禁无故入地上，以固地月之隔、上下之别。”

是夜欲投宿伊香氏后人处。若以先代伊势神宫斋王代照世殿之名，当可入宅邸；尔今逃亡罪人之身，自以他云游女子之名，与下人商定，驻车系牛于空敞棚屋旁，三人同榻，比肩抵足，拥衾而眠，仍照平时规矩值寝。师匠道是明日即可渡湖，教我好生休息。三人共处隘屋，殊不觉困苦，晏然自若。

只是榻上回想，下人言语，近日总有外乡人打探消息，教人不安。

次日，正月廿五。

卯正乍醒于棚屋之中，只觉寒气逼人。梳妆罢而出门，顿觉砭肌寒骨。朔风凛冽，天光一蔽。淡海一夜坚冰冻彻。有《雪明鵙夜》：

自以春才至，道旁花草处，鉴赏兰蕙。一朝极北风，不得暄霁。上下天光同蔽中，顾四方、葳蒙幻翳。白绸盈，皆合坚冰，寒刺薄袂。

近观湖中景象，寂然止水连，紧锢岸橈。带山间万物严凝滞。鸟迹人踪未见，都隐灭、湖底山麓楔。自年年谩忆，铢衣梦呓。

依师匠所言：北溟之尽、穷发之北，雪原袤延无极，其大者狭隘倭地所不能及；复北行，有凌原终古不释。寒气自彼凌原而南，淡海遂冻。

“如此渡湖曾不须舟楫乎。”我问。

“皆属下筹谋也。若教牛车辇入丸子船，未免招摇。昨夜寒气恰至，适可渡淡海之冬。途经竹生岛而至于对岸，有日吉大社与白须神社，可供巡礼一二。”

我讶异：“这般天候竟也在师匠谋算中么。”

师匠笑而不语。

昨夜师匠与琴音同入山林，刈竹而归。以竹板夹轮毂之间。今朝我正欲催师匠上路，师匠却道：“公主莫急，与我同作苇编，琴音小憩。”

我不解其意。“然则何时解牛启程？”

“适午时则可行。”

于是我执刀近于泽畔。先以足探冰面虚实，见坚冰纹丝不动则放心踏履。

“呀！”足下不稳，旋即趑趄。

师匠早有准备，引臂一擒，将我拉回岸上。又向袖中一探，取出四块苇编，自系于屐履齿下，又跪下为我系上。

“公主再走一试。”

我又提心吊胆，踏于冰面。

“果真不滑了。”我稍加思忖。“师匠所想，我大约晓得了。”

我构于冰面之上，探手于背后拔刀。

此刀名唤“斩天刀”，与和弓“射月弓”俱由师匠自月都携来。斩天者，斩天岩户之锁也；射月者，射月都之闭塞也。斩天刀者，长大刀也，长三尺三寸余，通体暗赤，无论拔纳皆不见光。琴音道：“师匠择此色，盖欲与公主壶装束相合，于敌难辨刀身长短，疑迟之际，好机也。”射月弓以黑漆为底，惟弭与握处有赭色云纹，盖意图相似也。

拔刀出鞘半踞，以杂草斩，三连劈散周围芦苇。师匠拊掌：“公主已初得剑道神采矣。”

执苇编鞆，则手拙，苇曾不成列。师匠坐身侧，见我屡编屡散，但以手覆于我手上，引指而编。既成，系于牛蹄之下，恰午初将至。我揉揉琴音兔耳：“时辰已至，兔兔快起。”

琴音揉眼坐起，憨掬可爱。

上车以后，我顿感坐厢冷气袭人，于是假意强拉师匠：“好师匠，教我一同驾车何如。”

师匠轻轻挽我上马，我自抱紧师匠，摩接师匠身后。虽脊背寒冷，然而怀中暖意，流入心中。

过竹生岛，见树木皆针叶，不时拂面，稍觉恼人。于是玩笑道：“此地树木欲伤我身，大胆，皆处流刑于地上污秽之中！”

师匠话音轻柔：“是以树木针叶，而能常绿严寒。草木悉以翠叶，化茎中水为氤氲，蒸腾以教土地精华入体。若是阔叶，则水易成冰，故而尽数掉落。至于针叶，蒸腾隐忍，得以长青。是亦地上污秽之意趣。”

我频频颌首，不再言语。师匠引车绕行，回首看时，蓝冰横于迂回之外。盖避薄冰。

至于对岸，车骑安稳，竟未遇冰裂打滑之事。我暗叹师匠运筹周全。

白须神社乃淡海最古之大社，相传为倭姬命所建，主祭比良明神，保湖上平安。我问师匠：“倭姬命师匠可知晓？”

师匠颌首。“当然知晓。倭姬命皇女，承天照之命巡游各地，建五十铃宫于伊势，后即伊势神宫。公主能立足现世，还要道倭姬命好。”

绕行白须神社之后，岩户磐座开穴立石而在。

“岩户……”我喃喃。“天照大御神命当年，即出这般岩户，赋于磐座之上，使神力生机再生于苇原中国么。”

“当年天岩户隐，并无磐座如是。”师匠婉声，听来却如此无情。

师匠有些好笑。“说来磐座所象，永久与坚固，巨石亦神道所谓神体也。如此说来，‘再生’之论，不至全谬。”

日吉大社临比叡山麓。三人参拜，先过石桥，名唤“大宫桥”。再缘道旁行，让路神明。

大社境内，自比叡山林可闻猿啼，虽有寒气南下，却感怀此处，比于渡湖之前，稍显生机。

既出日吉大社，师匠催促上车。“下一处往飞鸟。”